



追尋鹿野忠雄的桃色之夢—曙鳳蝶(中)

● 呂昇陽*

我喜歡看北宋·范寬《谿山行旅》(台北故宮)這樣高古磅礴的山水畫，也喜歡看典雅秀麗的花鳥(蝶)圖，雖然它們的境界大小有別，卻總讓我悠然神往而渴望走入畫境。然而時代變遷，傳統的水墨與彩筆已經式微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寫實也更親民的相機攝影。攝影算不算一種藝術？見仁見智，不過我想只要照片可以感動人心便是一件有價值的佳作。

我對曙鳳蝶的認識是從觀賞前輩所拍的照片開始的，有些照片只具有圖鑑的特寫功能，有些則甚有意境，例如，在天時地利蝶和的機緣之下，一張既可以表現曙鳳蝶與高山藤繡球花(或有骨消)的親密關係又可以欣賞到牠映著藍天、青山翩翩飛舞的悠然情境的照片，其感染力就一點也不輸給明·馬守貞《花蝶圖》(台北故宮)與清·馬荃《花蝶圖》(南京博物院)等古典名畫。

* 呂昇陽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如同我在高雄藤枝山區所拍攝的各種鳳蝶的食性那樣，冇骨消也是曙鳳蝶的最愛，所以曙鳳蝶與白色小碎花的濃、淡組合的花蝶圖是較可見的經典款。然若剋就桃色之夢的華美風格而言，曙鳳蝶與濃麗的「高山藤繡球花」的構圖則更顯本色當行，只是高山藤繡球花乃屬區域與季節限定，尋常不可見。



2025/08/07 我依著事先研究的線索，來到「翠峰」(海拔約 2300M)一處近年來有冇骨消分布的熱區。當我才下車，便遠遠的看到一隻疑似曙鳳蝶的身影自冇骨消叢高飛天際，但是在背光的情形之下，我也實在無法確定牠到底是後翅腹面一樣有大面紅紋的「台灣鳳蝶」還是曙鳳蝶。

當我把目光拉回到道路兩側的冇骨消時發現，也許是因為七月底的颱風與接連豪大雨的摧殘，導致此際、此處本該進入盛花期的冇骨消的花況甚是凋敝，如此也就很難期望會有曙鳳蝶紛至沓來的盛況。不過在後續近一個小時的等待裡，我確實清楚的看到我人生的第一隻曙鳳蝶，牠娉婷的飄上了冇骨消的花叢，可惜只為我朗現一眼便又匆匆往山谷隱去。

正當我回味著心頭的倩影時，突然來了一位拿相機的遊客，他問我今天可有看到曙鳳蝶，我說剛才有一隻一閃而過。看他一副資深蝶友的樣子，我便試著問他：「您覺得是這裡(翠峰)曙鳳蝶的蝶況比較經典，還是中橫(台 8 線)大禹嶺到梨山的比較經典？」





他隨即斬釘截鐵的告訴我：「當然是中橫往梨山的經典，只是此去路途太過遙遠。」後來他看翠峰的花況不好便告別下山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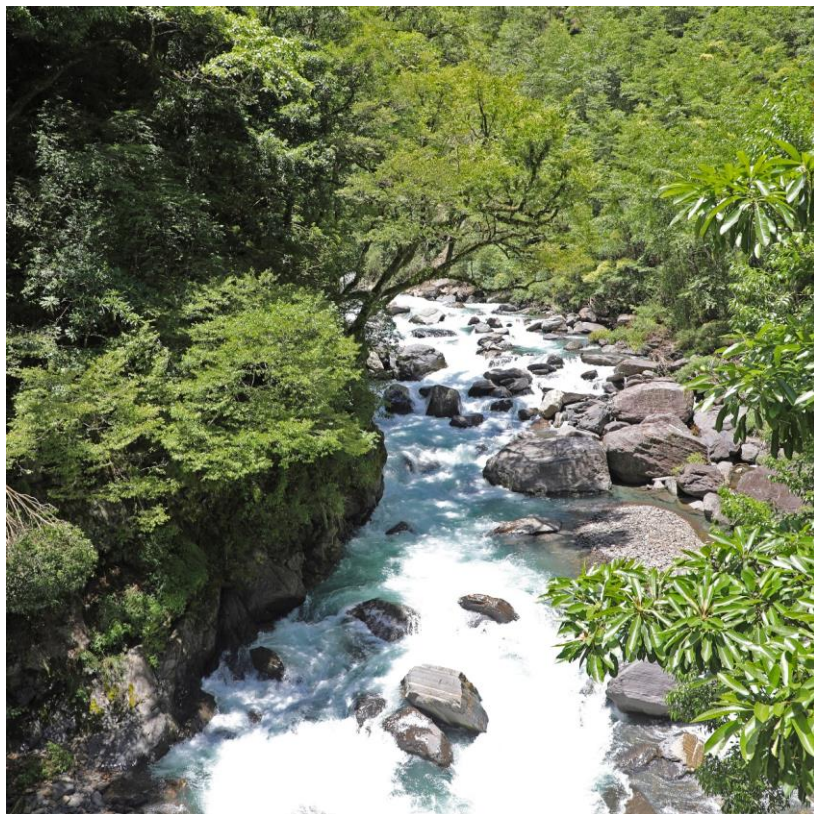


當他離去之後，那句「中橫往梨山的經典」卻讓我頓生無限美好的想像，不覺開始幻想著曙鳳蝶在山路上紛飛，在有骨消的花叢，甚至是在我還未曾親見的「高山藤繡球花」上頻繁起落的畫面。於是一股想要好好擁抱桃色之夢的衝動，促使我毅然的向合歡山進發，然後再輾轉下到大禹嶺而往梨山奔去。

然而當我來到大禹嶺，穿過「合歡山隧道」(台 8 線 110K，海拔 2570M)而進入所謂的中橫公路西段後發現，舊資料上幾處傳有有骨消的蝶點早已植被變遷，也沒有遇到傳說中曙鳳蝶會在公路上如夢紛飛的情景。(我不禁懷疑方才那位前輩是否只是隨便說說)。我一路迢迢的、狐疑的直開到一座山橋前才停駐了下來，猶豫著是否該繼續前行，而當我往橋頭旁所插立的路標一看時，不覺頓生喜悅，因為上面寫著-「合歡溪」。合歡溪發源於合歡群峰，而我也曾遍訪合歡群峰，甚至晨登夕返的經合歡北峰(3422M)直至僻遠的合歡西峰(3145M)，只是一直無緣下到山谷一掬凜冽的合歡溪水，沒想到今天竟因尋訪曙鳳蝶而意外地親臨其上。



當我慢慢的步上這座苔痕斑駁的舊山橋，憑欄往上游方向張望時，心便融化在這片超塵拔俗的山溪景致中，太美了，峽谷清溪，激湍飛白，更兼岸崖有一樹(「阿里山千金榆」)凌空橫斜溪面，亭午時分，影落大石，濃蔭生涼，使人不禁想翔棲石上，盤腿趺坐，靜聽山音。



東坡〈赤壁賦〉有云：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。」這也是山水之所以讓人嚮往的原因。山橋徜徉，我見合歡溪一路輾轉、跌宕、遞降而來，聲動崖谷，這盛夏裡來自高山峻急溪流的天籟，不是貝多芬寫自海拔三百公尺上下的淺丘溪水(維也納-海里根城-貝多芬小徑)的《田園交響曲》第二樂章的「很快的行板(Andante molto mosso)」而已，而是直接換檔到「熱鬧激情的快板(Allegro appassionato)」。尤其是在翻過每個跌宕線時，因為橫陳的溪石大小與錯落位置的不同，導致流水穿過的樣態與觸激而下的聲韻也不同，或漫垂素練潺淙，或激石濺珠叮噠，或流瀑飛雪轟雷……，一如《莊子·齊物論》所謂的「吹萬不同，咸其自取」。然諦聽之，卻又渾然天成，就像交響曲在一段旋律裡同時有弦樂、管樂與鼓鈸的應答、對抗或合鳴，其中音色、聲部雖有不同，卻又交融無間，呈現一體之美。



「水流心不競，雲在意俱遲」(杜甫)，當我把視線自迷人的河道釋放開來，轉望崖谷之巔，那氣宇軒昂的「華山松」以其碩大的毬果鄭重昭示它與二葉松的不同丰采。谷風颯颯，松濤、水韻、鳥音迴盪耳際，自此，我不再因長途奔波卻不見曙鳳蝶而感到落寞了，因為眼前這條美麗靈動的山溪已經完全將我療癒。(待續)

